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曝 書 亭 集

(二 十)

朱 彝 尊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曝書亭集

(二十一)

朱彝尊撰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題名

橫山題名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焉。上有顧逋翁讀書臺。翁詩所云。遙向雙峰禮磬聲者。是已。同游者。周箕青士。繆永謀於野。鄭珣隨始。沈進山子也。山雖小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堂。有密。有屢。有潭。有埒。塞者可關。爲徑。高者可升。爲臺。其下多民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貲也。登舟悵然。聊書于壁。姑以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尊記。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教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燦。爭斲山骨肖之。以予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

題名

一〇七九

於并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尺。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傳會其辭。稱毗婆尸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婆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唐咸淳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昌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敷奕儀。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彝尊書。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于崖半。瀑短而流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楷咸一。留予廨北西爽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朏曉起。觀日出。迺聯騎入山。循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相與下坡。標吏人林外。踞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五千里長路。必有山水絕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甚烈。揚帆拔碇。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槩不相及。迨抵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并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覽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

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雅言之矣。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焉相顧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并書歲月姓名于龍祠之壁。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爲疾風引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士人。項王祠所在。答云。三里而近。遂與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遙睇平岡灌木。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栗主于廡下。王之塑像東向。而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且亦而深赤。拜訖。過亭基。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額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延客。問以古碑。答向有唐姚闢。李德裕。暨南唐保大年碑。今已無存。因言金海陵師渡江。卜玟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颯颯聞戈甲聲。迺止。迨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道士又言。去此祠三十里。卽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氓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晡。不果往。乃還。六月幾望。秀水朱彝尊書。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鄉孔興儁子威。修禊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蘋。網魚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宮。旣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

泯也。乃縲馬于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湛書。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白雲逢逢。瀾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于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繫予馬于城隅兮。攬子祛于山幽。微子之書兮。後之來者。夫孰知予之偕游。予不復和也。

崛巘寺題名

崛巘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聞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時河冰始泮。輿梁尙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圯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崩崖臥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病頭陀。補衲簷霑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尙遠。遂不果往。日亭午。僧廚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蓋。兩人對酌。千之問崛巘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原借予櫪馬俾訪金石刻文字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臂叟至謂善搗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當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整屋其類是與臂叟語予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馬行碎石中將至見崖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興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北而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楊忠墓碑隋文帝追諡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崖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簣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同里周篋青士沈傅弓武功汎舟魏塘聞鐘

聲取徑以入。有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釋山文。小山岾。大山峘。言乎小者高過大者也。大山宮。小山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屬。然則茲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胥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劍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龜。凝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潛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氓傳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爲李氏所。有。旣而或請于朝。隸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爲巨室葬地。所存僧舍。殆卽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爲貴。吾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句爲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旣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菡萏始舒。熱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亭。與客縱飲。旣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濺。泳躍入階除。童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茲亭焉。

西山祕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曾吳江潘耒。次耕上海蔡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相與摩挲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予游

者退谷僧瞻西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干戚錢鏞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華姜應甲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下坐淵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爲忠孝作。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公鑿。厥志在尼山。高邈得所託。媿哉彼檀施。釁血塗丹牖。慈谿馮元舒詩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四大儒。一一接其踵。峩峩殿三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者五。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此是我作俑。猗彼何人斯。卓哉儒者勇。兩君竟以是爲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于趙岐。若司隸校尉魯恭。荊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有之。不得云作俑也。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支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瑄。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既至。土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各啖百顆。亭午。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尙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瑄。乘竹轎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旣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剏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于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巖男峰。予納涼僧廊。日旣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茗帚拂塵。題名于壁。

房山北砦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砦。雙崖如門。琳宮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敲斜。交蔭澗谷。寒葉盈尺。人行簌簌有聲。流泉三疊。鳴空山中。注而爲池。土人誠勿濯手。濯則龍怒。雷電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僧寮。遂掃壁題來游歲月。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增美。芳喆宜人。涿州馮源漳子湛。華亭錢柏齡介維。

洞霄宮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鑠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礪石。輿丁言是歸雲洞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臥宮前松樹下。道士見之。問心悸否。答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買藥。不啞人。曉聞擣藥鳥啼灌木。起洗面。尋石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槩未之載。予以爲闕典。道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巖。冷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鑄佛像。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鑄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友撰臨安志。

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于巖上周迴鑄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峰石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戍削奇古。望而知爲六代遺蹟。今煙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士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搢玉。周崧。層巖。汪日祺。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橫舟雷峰之下。自塔術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尚存。疑卽種金魚舊蹟。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持

玩其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洧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也。又張桀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云。然而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峰目爲南屏，誤矣。戴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治酒榼，挈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吳越王鏐遺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爲宮爲霍，爲岌爲廡，靡有不遭斲伐者。於是窪以爲洞，潞以爲潭，象佛形軀，闢徑以導游人之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瓊山神之祠，叟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耒耜所及，天下無不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曆，首圖年神方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可動邪？試觀茲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青烏鐵帶之說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于新

龔之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爰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爰山一十三里。居未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乎雲朔。東放琅琊。茲山在戶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爰基尸解葬焉。遺井尙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繚垣。歲既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拓北牕。灌木一林。葉未黃落。寺僧爨新粟以進。猶帶芒蝟。取其嘗之。味若巖桂之始花。然當元之季。貝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燕飲。於是其後入爲史官。分教中都。胄子恆思此樂之不易得。見諸吟咏。今給事暨予。已脫朝簿歸田。敝車小舫。縱吾意所如。而莫爲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寸之陰。皆可惜。曷不各載書卷。留寓茲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是非。用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然。迺分書于寺壁。下山。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暨同里沈秀才。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景觀。坐笨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新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絕。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史。而楷法端麗。在顏柳之間。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卽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迎。乃齊入方

丈。汲沙泉。烹野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硬黃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茲碑立寺門。歲月已久。顧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錄。則以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茲碑既立之後。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山野招提先毀。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茲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偕游六人。錢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導予游者。吳縣徐上舍惇孝。惇復。及弟天秩也。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碑一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勳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爲。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銷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

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颺與不壽。世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旣詘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旣入。採贏醜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國恥旣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涖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轡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開化寺碑

搏士以爲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紮白馬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爲宮。刻桷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號爲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

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曰：禮于六宗。孟康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樞、周禮大宗伯以樞、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學官，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爲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爲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于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于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于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庠不修，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安于是焉。予悲夫世之人，狗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

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爲之文。復綴以詩曰。

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中維。今之人。司祿是崇。有嚴頓宮。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啓大扃。爲室爲阨。殖殖其庭。祀典旣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祀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我作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荊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自識。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郎。今山西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

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錐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爲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醱。其山童。其居土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敍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爲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曠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瘥之後。民之弊。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言。爰勒于石。諷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我牲之陳兮。我禮之將。維神司職兮。畢昴之疆。黃金爲車兮。瑤象爲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兮。及此下民。自今伊始兮。罔或不勤。歲功必成兮。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兮。報祀有恪。

奸妨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天鳥蟄獸。狸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鞠。牡樺。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禳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鳥獸庶蠱之妖。世不恆見。則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峻。致其祈於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好舛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于前代。而主民禱事。近乎古之田祖。至好舛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翬氏蠹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彪之號。往往潛爲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饗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凶旱螽蟥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好舛。瘁於而嫁。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旣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

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爲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恆山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治西北隅。寔嶽之南麓。前三門。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謂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泰山籙。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恆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祝福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過焉。惟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灑埽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祕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爲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根樞。土者爲臺。木者爲榭。鼓鐘之樓。齊湣之所。采窟窳楨。瓴甌罍。莫不畢治。穹碑

斷碣踏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礪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斯文也。非子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爲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顒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安。百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乘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真宰。陳書于虞。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櫛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肇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罄。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睟其容。百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丸丸漢柏。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而爲孫卿。蓋有以闢問于墨翟者。

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于學官當吳元年卽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褻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尙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頽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厥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戶部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廩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困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困十三星。在胃南。爲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廩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頽。調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宮米粟之有其辨。匪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而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號未詳。乎祀典。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令甲太倉之神。每歲二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禮也。廟自萬曆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椳。扶瓴甌。采窟神像。几筵一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其歲月。予惟今之仕者。恆汲汲目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神。

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闊而莫之助。君獨能于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用刊之石。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潞之亭兮。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兮。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兮。屹如山立。我倉旣盈兮。度支是給。神之舍兮。降婁之南。鄰昂麗胃兮。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兮。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兮。上無啁雀。神之來兮。委蛇帶禾。九穗兮。擘麥兩岐。神之去兮。惚恍播八穀兮。雲之上。我祈兮。倉箱我報兮。酒漿效牲兮。薦膳陳鼓笛兮。滿牀頌神之麻兮。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兮。綏我環極。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侯俊。後軍統制王侯方。兩侯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煬王渝盟。括三十二總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將以南。餘煌舳舻。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爲張浚。秦檜。誅鉏殆盡。恃以扞牧圉。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橫。此諸軍解體而不敢言者。當其時。王權旣敗。韓林。楊抗。龔壽。陸濂。崔邦弼。趙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難以相當。顧目擊大帥輒懦。措置失宜。搯沙爲溝。圍以鹿角。潮回漂去。一時傳爲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持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蓋首雖離。心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王侯

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之一堂。繪部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相傳神嘗感夢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三日致祭。歷年久遠。廟圯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守者曰。斯境內之神。吾民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也。迺稽謀于衆。攻金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其友秀水朱彞尊。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辭曰。

迎神兮丹衢。新廟兮故都。維暮之春兮。月出之初。神之樹兮。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踰。神來格兮。樂胥。覲前兮。巫後。折山花兮。盈手。紛傳芭兮。翔走。神之留兮。不留。縛車船于廟口。送神兮。柳林。王侯毅魄兮。載浮。載沉。送神兮。湖中。魏侯死所兮。無怨。無恫。小朝廷兮。不武。國無人兮。禦侮。持弱荷兮。作柱。客爲狸兮。主鼠。罷揮戈兮。轂弩。第鳴金兮。息鼓。左軍後軍兮。戰獨。慶千夫一志兮。不可撓。誕先登兮。伐甕。爲國殤兮。亦足以豪。生不封侯兮。死當廟食。稽故典于祠官兮。享祀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旣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爲對。之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嶺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

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葺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爲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攷仙卽梓潼神。世乃分而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蠲禮之祿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禩授弓矢之義。高禩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里有祠將圯。道士募錢修之。工既畢。宜有記。乃撫仙遺事刻于石。歌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兮。嶺縣陷。邛池兮。震電。神之游兮。梓潼。佩如意兮。山中。玉驄兮。婀娜。迎翠旂兮。道左。解龍劍兮。貽之。助威稜兮。旋彼六師。蜀之人兮。頌神之。麻誕昭靈惠兮。九兮。差池兮。燕羽。至之日兮。孚乳。帶弓韞兮。士女無害兮。無菑。生子兮。天材。巫言兮。嘉告。儷報祀兮。高禩。善蕭兮。交鼓。陳詩兮。合舞。牲酒潔兮。春復春。播神絃兮。終古。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碑二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爲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於市羣蠻懾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爲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爲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

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啓禎之際。一夫構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蠡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向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燄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葬尊之。再從父弟彝政。於公爲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爲祠。藏主以祀。屬予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兮。旣舉於鄉。遂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爲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兮。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寧地。有嚴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障墉兮。世盡愉愉。公也饑飭。恆集於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恫兮。有崇者丘。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警宗兮。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燾學山爲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江鄉試還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君以史官特簡異數也十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竦諫有裂榜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榜旣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紉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當復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爲君駐節之地礪石居先焉碑當勒文僉以請于予予惟君之試士去勦說明正學拔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毀之不爲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爲重哉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尙孔仙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遇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于視學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己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所得則存乎箠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程叔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卽顏子之學諸生旣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

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可矣。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謨偉略。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撰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諡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叅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尙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鶴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輿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

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蹴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獯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獯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獯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階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獯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窰。遂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

士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懾。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尙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卽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瑩瑩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卽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卽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爲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旣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

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於是乎在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爲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而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賜內廐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命還秦既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世祖聞之震悼柩至遣大臣酌酒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特早事太宗宣勞肇域世祖受命師入隩關

公躡殘寇。渡河而西。帝哀秦民。徙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寬渠在蜀。倡亂孔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味者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觴。如髮斯述。理之用篋。盪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旣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旣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旣秣。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旣刊。百世有述。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禛。其在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恩封其父爲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歿。先生哀慕不已。旣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朱彝尊爲之辭。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諸城徙新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尙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考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訓子以嚴。其爲學博而有要。其爲文駢而麗。其爲詩取自寫。懷抱而已。有作未嘗編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矣。留此何爲。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父。仲兄。暨族彙弟子姓。舉鄉

會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有坎珂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其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考平生事蹟。爲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爲本。旣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目爲老經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士祜。已先歿。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黃憲。隤然處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傲。凡今之人。門內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覲。惟公譚讌。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敷菑。子乃坻倉。旣揚其名。終顯其秩。養不爲儉。年不爲嗇。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有栝有松。有枌有檟。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遣江南布政司官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瀟湖之濱。旣葬。公子永寧。永宣。以碑文爲請。葬

尊曩與公同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暘。充鄉飲酒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琪。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試。士服其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閩海未靖。土人或依山爲砦。反側不安。公值得其寔。誅凶渠。盡釋餘黨。衆乃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闕。則戴甲而譁。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墩。增亭障。葺城垣。修學舍。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戰。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敍。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牷粢盛。讌享犒勞。躬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洛州。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爲準。北海之祀。宜于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哀。毀且瘠。蓋公性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嘗以貴驕人。檢束僮僕。不與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爲善日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躡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主知。凡覃恩者三。加級

者五侍讌乾清宮。從游西苑。拜白金文綺之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呼。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明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藉繩糾之權。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許以爲直。又或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共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敷歷。屏甌閩。翰路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游升華。主祿勳。牧馬羸。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徒冀方。進有循。退以義。孝于親。友兄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激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執典型。御靈輻。歸林垆。瀟湖瀆。筮得公。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枌。百世下。漕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旣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命廷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家堰。時河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相度惰勞。不避寒暑風。

雨疏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奉詔還京師。猶力疾治事。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且言臣早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窀穸卑濕。骨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天子聞公逝。命禮臣給卹典。諭祭一壇。予治葬銀兩。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且孝矣。光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太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翰林院編修。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游陞侍講。明年秋。出典江西鄉試。冬。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勅使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三級。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公於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修兩朝聖訓玉牒。領方略館副總裁。充殿試收卷讀卷官。皇太子大婚册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司記注。譯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廡於京師。歲時得與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間。亟還邸第。上有召。立至闕下。備顧問。以是主眷日隆。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年。奏對進退不失尺寸。嘗侍保和殿。御試經史論賦。應制詩。又嘗召入瀛臺。試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悉稱上旨。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命書御屏金牋。又書泉林碑。福陵

昭陵神功聖德碑。上覽公書。輒稱善。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渥。公當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也。視學政。大要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俗。故每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浮羨。數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大廷會議。公未出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已甚嚴。無所倚。與人接。和平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長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且友。撫兄弟子。皆有恩。姻鄰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聲色之嗜。博奕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游著錄者。力爲游譽。約束僉僕。惟謹。鄰里鄉鄰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春爲罷相。公生于順治三年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恪公諱德宜長女。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葬尊入史館。於公爲後進。公僚友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波寺街。譚讌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地有十藪。吳越具區。演爲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俱。爲玉爲穀。如金如瑜。旣舉于鄉。墨榜斯薦。其惟吉士。擒文翰院。班以蛾眉。簪筆朶殿。鶴籟螭坳。恆陪密宴。南宮校士。西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豫章。聖有謨訓。大烈孔揚。宗有寶牒。麗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而琢。務去陳言。兼屏僞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江是濯。公之于書。迴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惟意所如。羣工交讓。帝心是愉。

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之以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天子有召。立造于朝。雖在歸沐。曾不逍遙。拜賜于宮。夙駕于郊。德隅愈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尙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卿。相彼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爲法可久。緇者使盈。帝曰往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遷。惟口出好。或失則讐。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噂沓。衆人嘒嘒。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捭闔。大猷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引還。天子心惻。訝其清孱。舍彼旅月。返于家山。君親大義。庶幾克完。弟子猶子。爲公之嗣。卜筮旣偕。斧屋攸闕。樹之豐碑。枌榆梧梓。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碑三

禮部尙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禮部尙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于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旣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莢。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曆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曰勸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尙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尙

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于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恆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間房得漁邨。將著書以老矣。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上慰勞再三。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上不許。下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且晚且宜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主知。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萬幾清暇。錫予便蕃。莫能殫記。御書

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爲國書一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圓橋門觀聽者。以萬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爲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藁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尙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榜。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嘗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

知幾先見。匪啓其釁。帝曰。汝莛。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譙瓊林。當其始進。受知己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帝曰。汝莛。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并。公知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慌不驚。融經會史。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埃周廬。見賢不蔽。見利不趨。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彌有華采。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而同。勵相國家。其惟吉士。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善莪中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辭老。至尊慰留。萬鍾非願。終戀一丘。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車奈何。芝房就焚。薰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贈方遺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戚。厥旣得卜。并棹起墳。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難。我作斯銘。昭諸羨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譌。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寧人。補嘉興府學生。貢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科左給事中。進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

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總裁。奉詔巡撫貴州。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爲兵部左侍郎。以母年高。上章乞終養。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旣免喪。分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朝持節在野之進退本末也。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書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冊逃避。吏胥繫之。若牽羊犬。納諸廨宇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椒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兼徹酒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黃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公卻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縗。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生彊項。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于朝。故事。州縣守令。歷再朞始預薦牘。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駕數幸南海子。公首上疏。請慎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起于前。馬逸于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世祖震怒。宣公跪苑庭。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橫。私稅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時弊。

且云以敝劫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盈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旣而靖南移鎮福建。人咸謂公之啓沃上。協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洩牲以盟。張樂而讌。與者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業。公事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羣推公居第一。今天子卽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爲今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埽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爲災。敢請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內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福。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優旨答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箝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刑。是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

益震朝野。公之出撫貴州也。湖北川東甫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雁戶。俾有寧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箐。教以耕耨。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天子嘉公成績。特召爲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間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拔擢。以是入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糲糲自甘。遇箠笠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爲一品貴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于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命下。入謝。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天子時巡。公迎鑾三百里外。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計聞。賜祭葬。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橐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仕。考斌。學官弟子。均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慎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男九人。守知。庚辰。進士。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適士族。曾孫

女二人尚幼。公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夫人唐氏，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月，中訥等卜壤于縣治東三十里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阡。先期來乞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爲老賓客，知公爲詳。念公一話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澁不清，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之銘曰：

鹽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資，學原王鄭，書借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是纈，牽絲奉檄，百里瞻言，不畏彊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暮罷餐，公之宰邑，朞月而可。帝有恩言，夙駕鳧舸，入居八舍，掖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鱗，雷封雖邊，哀彼瘴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寧人，輕徭薄賦，夤緣務絕，朋比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爭，公當疾風，草心尤勁，謂赦旣頒，決囚非宜。封還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司覆奏，曰毋庸議，公斥其非，傲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命龍，周有伯問，僕臣是庸，若三獨坐，尤庶所宗，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禁闥，邇者懷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犴童熨女，烝然來思，反側旣安，疆宇日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樂國樂國，帝眷勞臣，入爲司馬，袞衣遄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也。今之仕者，莫有遐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沉，公請養母，孝思足欽，天之報施，於善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

百祿攸宜。克昌厥後。既得吉卜。神兮式馮。丸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國史是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光宅方夏。北燮東漸。雲雨賢才。肇開景運。於是故兵部侍郎。長山李公。方退居閭閻。奉母宋太夫人。遂北堂之養。順治元年。起自田間。召至闕下。授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三年夏。請假省親。旋里。既還朝。以原銜掌兵部右侍郎事。尋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秋。覃恩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冬。拜刑部尚書。十年夏四月。帝張讌瀛臺。賜大學士以下坐。酒行。從容詢諸臣。父母有無。公伏地對曰。臣有母年八十三矣。魯經有言。一則以懼。烏鳥之私。時縈寤寐也。因泣下。帝爲動容。謂諸臣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子不能盡孝于生前。而欲盡孝于身後。朕不以爲孝也。公乃復以省親上請。帝曰。卿之事親。朕深悉之。遂賜馳驛還。公諱化熙。字□□。別字五絃。先世自真定棗強。遷濟南之長山。曾祖考光先。祖考迓春。考夢鳳。皆以公貴。誥贈如公官。母封一品太夫人。公以天啓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進士出身。起家湖州府推官。歷監司。巡撫總督。所至有惠政。顧不自以爲功。人咸稱爲長者。及仕皇朝。在兵部。革班軍。止運大布邊衣。在刑部。復熱審朝審舊例。請仍差恤刑司官。著爲令。大綱悉舉。而終身孺慕者。母氏家居。一十七載。晨羞夕膳。侑以絲竹。率昆弟子姓。融融怡怡。承歡盡力。治別業于近郊。植果千頭。花時爛若雲錦。御板輿樹下。公進觴酒于前。公弟監察御史文熙。暨諸孫羅拜于後。大小東目爲神仙中人。公卒時年七十。

有六。訃聞。天子勅翰院撰文致祭。給帑銀營葬。明年夏。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以命婦一品百齡疏聞于朝。得旨建坊里第。而公考宅于祖塋之北。古城之南。左都御史淄川高公珩。銘其墓。公娶沈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因之。河東鹽運司同知。死姜瓖之難。贈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漑之。灤州知州。餘未仕。女五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斯祥早卒。斯佺。今官兩淮都轉運使。管鹽法道事。曩與予定交久。茲以幣來請補撰先公神道碑。立隧道之左。予惟公佐司空。贊中樞。位三獨坐。掌邦禁。階宮保。仁被于天下。事載諸國史。可以不書。特其百行一本乎孝。人所難能。名公鉅卿之養親逮于百歲者。世亦不多見也。乃書公晚節。系之以銘。其辭曰。

灤源有水。匯于大東。巖巖者岱。颯颯者風。篤生元老。望峻家邦。匪祿是干。惟親是顯。自從三篋。五鼎十巒。色養無違。儀文有腆。世祖特詔。賁于丘園。汝掌邦土。蒼玉佩旃。廐馬斯錫。袞衣自天。撫仕遺榮。寧親邇止。舞綵于堂。有同孺子。慈顏既和。謁帝有喜。升華副相。襄贊中樞。殊階宮保。寵命尙書。祥刑敬獄。重典克除。帝讜瀛臺。三漿十酒。咨爾公卿。誰無父母。委質以來。孰存孰否。公拜稽首。彤墀之南。微臣有母。年八十三。一則以懼。寸心用憐。帝聆公辭。見公出涕。迺降恩言。孝經合契。菽水之懽。勝于器祭。公因請假。帝曰。俞哉。有命馳驛。畫錦而回。公願既遂。循彼蘭陔。筍長魚肥。茶香飯白。滿樹鶯花。一庭袞履。如彼墉宮。長侍瑤席。公之辭世。母已百齡。門有綽楔。輦革丹青。又越五載。始御雲駉。惟公事親。孝乎惟孝。母氏劬勞。庶幾仰報。

我作此銘通國是告。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墓表一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彝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芻者。服奔南京。除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州之瑄溪。庚寅。子吉璉扶襯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既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參議。父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先生以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髻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兒。十齡能徧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卽彝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跣奔五晝夜。視斂舍。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置。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號譚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晝或與客圍碁。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疑先生嘗廢

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生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爲事業。必有足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爲哉。逮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流離飢渴。竄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沒。洵可哀已。夫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沒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爲表。蓋自甲申以後。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書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矣。悲夫。

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諡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爲盜所殺。先生旣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

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膈。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渡江。經紀其喪。視斂舍。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驩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焉爾。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泫然而悲矣。乃書其詞。寄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子孺人合葬之墓。累土于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之兆也。公諱與胤。字永錫。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會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卻之。視茶馬陝西。

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垓玩寇。忤大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遂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迴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志。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絕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兮。涕霑沱以徬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於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子孺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子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士和爲人坦易。博綜經史。書學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觀者千人。僞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棄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今戶部四川司郎中士稹。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朱彝尊爲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掇。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於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君喪。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於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掠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孜。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

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於十五年城破。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南。江南草野士。交填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國科舉可廢。彝尊時尙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游四方。歷戰爭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祿寺少卿。與夔。字風虞。萬歷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封奉直大夫顏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孫。而復聖顏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人。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銳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于廈。處堂之燕雀。吾不爲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待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渠蟾爲禦。城孤乏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登陴以望。鳴鑼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

公給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公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舁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顏子之後。遂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牆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卽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竟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力請於帥。帥護之出軍壘。公留朱宜人於曲阜。足尙跛。蹒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於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塗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旣捨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尙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鄒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恆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敷。俱四氏學生員。女一人。嫁孔學爟。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羣尊獲交吏部君久繼。又識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喪。辟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

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目。既成服而後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爲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于忠。公蹇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懼。其不死于孝者僅爾。乃其配烈婦。其子又孝子也。以孝子之請。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階。揭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彝尊。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尤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爲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麀麀不窮。聞爲詩歌。取自怡悅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鬻以葬其考妣。蓬戶翛然。有自得之色。鄉鄰素苦徭役。貧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絕意仕進。授經生徒以爲養。不給。則游于四方。歲一歸視君。困輒復出。而君竟以年月日病卒。年七十有二。彝尊來京師。值永謀將歸葬君于舍旁。請爲文表君墓。嗚呼。士之患在汲汲于榮利。既污其身。復導其子弟倖進。與夫學未有實。而盜虛名。力能援人矣。而吝于出納。其與斯世何賴焉。君之名不出百里。後進以爲宗。屢空于財。而鄉鄰受其惠。又能毅然出處之際。教其子義方。至困阨以死而不悔。非信道之篤能然與。君諱某。字孟思。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有隱德。娶吳氏。子男三人。最少曰其器。亦能文。女四人。孫男六人。女

六人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鉞。乞其友朱彝尊。復爲文。揭于墓門之外。彝尊以公晚遜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憺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嘗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並建。旣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圯。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躡踊見星。奔扶櫬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彫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畫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葺而政成。十五年冬。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于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埏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

固爲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差。衆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旣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衆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丈。搯坑二萬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爲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贏羊豕。收集羈僮難婦。資之還鄉。當是時。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卻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用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君知涇縣。閱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爲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窩。聚書八十積。多至七萬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

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鈞。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夭。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鈞續之。又徧歷公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鹿舉大綱。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箕。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篔谷。先世居父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其爲古今詩。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牛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醪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

有戴丙鬻女子巨室。及笄，將以配傭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壻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其子至，傾篋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旣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恆儻葛不羈，嘗歲除，忽挈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旣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旣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觀壁間所鈐詩牋，有己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旣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紉屨，衆賓皆聘貽。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權飲而散。自是燕子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

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篋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率在予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岷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篋。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篋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篋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卻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賴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畋。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畋。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畋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翹。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白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

王沆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沆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尙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鑿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諳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橐。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墓表二

靖南王墓表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旣薨三十年。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忠。請爲文表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實錄。今以聚忠所能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蓋州衛。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倜儻有大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太宗嘉悅。給總兵官勅印。崇德元年四月。冊封懷順王。從攻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秫白金一兩。王轉粟以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令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黨十萬。迎戰關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又破之。賊軍委金帛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

年五月。世祖以金冊金印封爲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王薨于軍。世祖念王開國勳。旋冊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友愛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爲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爭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贖其尸。焚而瘞之。或以訐王。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間。始厝于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答之。存著其號。亡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酎金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尙主。爲近臣。或專闕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勳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垂無窮者也。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爲學以躬行爲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別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內不聞婦人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爭。必爲解紛挫銳。然未嘗詣公門。

也。恆以經義教授鄉黨。從之游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五年二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緒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雯。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雯歷仕爲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入爲卿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龕焉。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爲文表君之墓。表曰：君之先常山國。上世畹。徙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廉吏稱著考堂。厥父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栗名。州儒學補諸生。其眉疎。其額廣。履方。鳥曳。鄉杖行有穀。詒子孫。井吉壤。高墓門。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秀水卜君。以疾卒于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哭于牖下。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盎。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君諱陳彝。初名之儀。字聲垓。別字簡菴。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節詔建坊表閭。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秀水縣儒學生員。時東南士子各結文社。敵血盟誓。以攻不附己者。雖懿戚密親。至互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省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爲寇。君至。練鄉民勇者。砦各有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吳三桂反。行之益

力是年冬王輔臣叛寧羌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城知縣以叛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營乞師于參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爲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遷今官娶陳氏先卒贈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毀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耐焉噫今之號爲廉吏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許發人贈遺以爲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惡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或疑其才有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竈之民却方張之寇保彈丸之城而報最于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表于其墓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彝尊謫官居京師之灑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先人之墓表爲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保戶部尙書以劾劉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諡忠定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官濟南府通判母亢安人嫁時裝奩所直累萬父沒君悉以讓其兄嘗爲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當道遺書學使俾黜君其僕誤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爲動仍封完與

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黜，徙居天津。用鹽筴起富，然不事纖嗇，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覃恩，勅封君文林郎。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今之葬，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爲表。至于其辭，不繁不溢，斯爲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又訕之，謂爲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君子之所不居也。惟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予表君之墓，其可白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未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壺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君奉命主考，稱得士，還充太祖高皇帝實錄纂

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天子稱善。時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埧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牐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黻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

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卽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卽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恆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上意且不測。旣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恆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峯草堂于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紉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爲戶部尙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黻。其長女壻也。次丘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盡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聖主之聽。鄉黨

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內陞汪公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寧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補學官弟子。旣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贛榆儒學訓導。會天子特開博學宏詞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巡撫江南靜寧慕公天顏。以公名應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讌罷。公賦就。纒纒千餘言。詩獨用險韻。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內。公請監修總裁官。仿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禎十七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爲長編。由是十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人各一員往。天子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俛首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臨發。公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皇上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繚囊鈿函。齋宸翰以往。旣達螺江。釀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澎湖島。中山王率所部郊迎。公諭以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球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於中山。爲一分合之故。史不能詳。公思采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

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爲琉球使錄。卷。國王之讎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公書殿榜。公縱筆爲擘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庠。廩。陋。將圯。公俾修治。旣成。爲文刊諸石。上頌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王重公。有加禮。却不受。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入國學。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宮坊官。缺出用。適聞本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京師。補原官。是冬。天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司。後三年。轉布政司使。莅官五載。民戴其德。誥授通奉大夫。召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屬車南巡。猶強起。迎于宿遷。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天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宣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四。公少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蕊。書法以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漸寡。然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材。必爲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久之。睢州湯公斌。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衰。公繼爲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尙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已爾。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于既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曰。公諱旣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迓春。以孫貴。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尙書公方仕于朝。祖母宋里居。公婉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甘奉養者三載。深得宋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朝也。尙書公既予告。公亦不謁選人。起芝煙閣于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畫。枕籍其中。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之說。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既而尙書公病劇。公晝夜沉憂。疽發于項。繼以疾疴。沉繇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強抑暴。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盧鼓蒜果堂廚無大烹會。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糒。羊豕禾秬。悉出自廩舍。鑄釐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髯知州云。及暮。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尙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家五月。而尙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公生于明天啓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

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倅也。女二人。一嫁章丘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啓深。孫男□人。女□人。

錢孺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諱某之子。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孫。而李君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冢孫婦也。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其葬也。以某原有子四人。曰某某。某某女一人。嫁海鹽王某。明遠。予友也。力學而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孤。所受產有宅半區。有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恆閉戶不出。自予之外。相往還里中者。六七人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入其宅。四壁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無擢謫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鞠視幼叔小姑如子。卑尊外內。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至補紉百結。饋饘之供。或雜以糠粃。鄰婦驟見之。不知其生長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喪。繼喪王舅。當大事者再。娶娣婦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貲費。不爲少矣。然不告急于嫻族。不稱貸于鄰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相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孺人旣沒。明遠踰碁而哀。值予歸自濟南。請爲文。鑱諸墓。予謂女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耳。亦惟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以蕩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往揚詡

過實諛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至。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墓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匪直女子之所難幾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內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婦陳氏。候官人。縣學生張泰元之妻。解元遠之母。歲貢生兆奎之子。封太僕寺卿朝斌之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某曾孫也。年十九而嫁。二十有一而寡。是歲福州大饑。人相食。孺人奉孀姑。菽水盡歡。遠生甫兩月。又善病。退治藥裹。釵鈿悉斥。蒿簪布裙。罷肉食。教其子。無惰容。稍長。授以經書。每至夜分。必成誦。乃寢。家既貧。勸遠游學。所至以詩古文辭見重。朝士許爲絕倫。孺人以康熙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越二十二年秋。遠舉福建鄉試第一。又三年。請于有司。旌其門。葬孺人于府治東關外登雲路。是日送葬者數百人。自布政司以下。長吏咸來告祭。遠乃詣常熟王。輦繪爲圖。請于文表孺人墓焉。予考漢制。墓碑阡表之外。又有石闕。殆卽今之墓門也。鄱陽洪适載漢碑式。往往刻鏤車馬人物于碑旁。蓋古尙會葬。多者至千人。其子孫及門生故吏。畫象以紀其盛。固其宜爾。降及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汚其四角而已。遠今就試禮部。取甲第。

他日追遠之典。可以仿諸曩代。匪直祭告之具其儀也。且試鑿予之文。摹畫于左右。以爲天下後世式。可哉。

節孝溫孺人墓表

節孝溫孺人既卒。其子沈琬。狀其母壺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爲作傳者九人。序四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於是秀水朱彝尊。因琬之請。爲文以表諸墓。溫氏門望。爲烏程最。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員樸之子也。生于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爲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尙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坐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然以同產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樸謀于妻章。章曰。女嫁而壻夭。常也。今壻不獲留。譬之天可矣。旣字之。宜生死從之。樸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錢公朝鼎。公許脫桎梏。就婚婦家。時沈氏遺產盡沒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爲惡少年告。訐訟不解。文然雖贅溫氏。嘗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關。抵尙陽堡。又明年五月卒于徙所。文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于卜。不諏於葬師。井椁而封其藏。文然以是獲拜先人丘隴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恆。泣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旣入官簿。先世木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毋缺。當是時。訐沈氏者。延及于樸家。

亦破。孺人愈窘。歲饑。潛屑大豆當飯。而別治兩姑及先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負兩人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相聚。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半淹漬深入。拭之不去。則取而掩之。孺人沒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吳。再娶于凌。皆孺人主之。有女孫三人。其葬也。在某原。嗚呼。憂患之來。士大夫或喪其所守。而孺人一女子。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戶。拮据于覆巢毀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鑲之石。以待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